



穿梭的澳門天使

黃昏時，我站在衛生局門口。一輛小貨車在煙雨中駛來。

三月份，天空卻反常地飄灑著寒意料峭的微雨，也許是無情的瘟疫在搗鼓著。自從過年前新冠肺炎爆發以來，遠在南海之濱的小城澳門也開始風聲鶴唳。

貨車徐徐停下，李莉便急匆匆地跳下車。她沒有打傘，任憑雨粉潑灑著長髮。我和同事們心領神會地提起備好的大箱子，和李莉一起搬上車。她柔弱的脖子很快就雨汗涔涔。終於，十個箱子讓貨車增添了滿載而歸的氣勢。

“謝謝你！老同學。等疫情過後，我請你喝茶，再聚一聚！”李莉朝我莞爾一笑，揮揮手，便踏進駕駛室，隨車往關閘方向奔去。

她是珠海某知名醫院的肝移植醫生，也是粵港澳大灣區辦公室主任，白天在珠海忙碌，晚上才捨得用寶貴的休息時間回澳與家人團聚。疫情爆發後，她憂心忡忡。由於珠海的醫療防護物資不足，如果疫情蔓延，後果將不堪設想。

身為土生土長的澳門人，李莉熟悉兩地文化和政策，她通過社會關係和政策框架，從境外多國募集捐款和醫療裝備，共募到醫用口罩、防護服等四百多批次，總價值超過四百萬元。這些物資充分利用防疫的免稅機制集中在澳門這個中轉窗口後，再分批經拱北海關、橫琴海關、港珠澳大橋口岸，由綠色通道報關進入珠海，為抗擊疫情貢獻了一份力量。

二十年前，我和她在廣州的大學相識。那時我是內地生，她是澳門生。二十年後，大家竟調換了位置，我在澳門基層社區工作，她卻成了內地醫療專家。在廣州、深圳漂泊多年，她最後落腳珠海，但她的根仍在澳門！這些年，



澳門也有不少嚴重肝病患者急需肝臟移植，可澳門沒有足夠的供體，也尚未開展這種高難度手術。以往，病人要自行前往香港求醫，但香港的肝源也極其緊缺。後來，李莉利用業務網絡和逐步完善中的兩地醫療政策，將病人介紹到廣州接受肝移植手術。許多命懸一線的病人由此重獲新生。

其實大學畢業後，我很長時間都沒聯繫過她。直到前幾年，我才和她在澳門偶遇。那次是駐澳部隊的五一軍營開放日。

李莉帶著她的小孩參加了升旗儀式，參觀了解放軍的閱兵式和軍事科目表演，還在國家歷史展覽館跟孩子一起聆聽講解。

她，變了。

往事歷歷在目，當年我們剛進校園時，碰上大學舉行升旗儀式，李莉還問我，國旗為什麼是紅色的？國旗上為什麼會有五顆星星？

“回歸時，解放軍入城，你在歡迎人群裏嗎？”我記得那時間過她。

她淡淡地說：“跟中國大陸聯繫密切的學校，會安排學生去的。”

我們這些內地學生都笑了，那時候我覺得港澳同學對國家、對大陸的認知很有限。好在回歸的契機讓他們迅速進入祖國母親的懷抱，也讓內地與特區學生獲得充分交流的機會。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並沒有造成隔閡，而祖國欣欣向榮的土壤反而成為了大家相互學習、加深融合的平台。當修完學業時，我們並沒有想到有一天，大家會在澳門重聚。

在軍營的那一刻，我突然發現李莉向兒子描繪國旗的來龍去脈、國家七十年的風雨歷程，已頭頭是道。一切，對我這個長在內地卻又成為澳門新移民的人來說既新鮮又親切。她兒子六七歲的模樣，對母親的講解還似懂非懂，但我相信總有一天，他肯定會帶著濃厚的興趣讀遍中國歷史，去認識前人的筆路



藍縷，去體會母親艱難卻堅定無悔的抉擇。

二十年，足以使人脫胎換骨。通過敘舊，我知道了老同學這些年的人生路。說實話，選擇在內地深造的澳門人不少，但選擇把事業定位在內地的澳門人不多，尤其是醫療行業。我不知道李莉當初做出這樣的選擇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氣，但我相信她一定會倍感自豪，為那些被她妙手回春的病友，為澳門與祖國的殷切期待。冥冥中，定會有一種對事業的執著、一道無法割捨的家國情懷、一泓永遠年輕的熱血讓她甘願不辭勞苦地穿梭於內地與澳門之間，穿梭於大灣區各城市，穿梭於祖國各地。

當青春年少時，我們還不曾意識到中國和澳門正經歷著天翻地覆的變化。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除了澳門這塊熱土，實際上整個中華民族又何嘗不經歷著一場大時代的考驗、一次艱辛卻輝煌的歷程？

1999年12月20日，回到祖國懷抱的澳門開始邁進“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時期，同時，《澳門基本法》也正式生效，從此，澳門便在國家《憲法》及《基本法》的保障下逐步駛入“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軌道。

經過二十年的探索，澳門人發自內心地認同澳門是國家不可分割的部分，即在“一國”的前提和基礎上，跟祖國同根同心。越來越多像李莉這樣的澳門人超越思維和眼界的局限，把事業點燃在祖國更廣闊的天地裏。他們，不僅視自己為澳門人，更自豪地認可自己炎黃子孫的身份！祖國母親也從未忘卻澳門這個曾孤懸境外的遊子，疫情期間，內地派遣大量醫護人員進駐澳門的新冠核酸檢測場所，為澳門市民保駕護航，極大地舒緩了本地的醫療壓力。這些年來，通過兩地政策優惠，無數走進澳門觀光的內地旅客也為澳門這座仰賴於旅遊休閒業的小城注入了強心劑。



而澳門作為國家的特別行政區之一，仍能沿襲過去幾百年傳承下來的社會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體現“兩制”的靈活原則，由《澳門基本法》進行規範，保持原有制度不變，保障居民基本權利。有了這些原則及法律基礎，澳門才可茁壯成長，祖國也藉此獲得借鑒的經驗和溝通海外的便捷，兩地互惠互利，互相良性影響，達致雙贏局面。“一國兩制”意味著一國之內存在兩種不同制度，其精髓在於互相尊重、因地制宜、和而不同、取長補短，將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最大化。當新冠肆虐時，國外募捐的抗疫物資能藉澳門這中轉窗口快速、順利地進入內地，解內地醫療燃眉之急，正是“一國兩制”優越性的真實體現！

一句話，祖國是澳門發展的堅強後盾，是澳門人安居樂業的天然保障；澳門也得益於中國的日益強大，在國際上頗受重視與關注，扮演著日趨重要的角色，享有祖國作為世界強國帶來的尊嚴與權利，在發展對外關係上擁有愈加廣闊的空間。更重要的是，澳門具有自由市場經濟、自由港，擁有單獨關稅區，具備實施低稅制、外匯進出自由等優勢。近年來，澳門充分發揮自身長處，實現經濟騰飛，又為中國開拓對外關係發揮獨特作用，融入國家發展藍圖。這既是澳門得天獨厚的稟賦，又是祖國進步的有益補充。

曾幾何時，“愛國愛澳”讓人覺得有點抽象。我和李莉初相識的時候，我不瞭解澳門，一如她對祖國缺乏必要認知。可當我們彼此深入接觸兩地文化、歷史和民情後，當我們都推倒了之前的偏見，都把彼此的家當作自己的家、都把兩地的事業當作自己的畢生追求時，“愛國愛澳”的情愫便具象起來，變得油然而生，變得如膠似漆。

夏日即將進入尾聲，而疫情更是在兩地人民的努力聯防下即將走進歷史。站在松山之巔，我看到冉冉升起的朝陽，也看到小城的寧靜和民衆的安詳、悠閒。各種宏偉建築雖暫時褪去絢爛光彩，但光明，指日可待。



我似乎隱隱看見李莉忙碌的身影穿梭於澳門與內地。這兒是她出生、成長的娘家，這兒是我的新家；那邊是我的故鄉，是她事業蒸蒸日上的寶地。我知道，我們都有過魂牽夢繞的眷戀，那是思鄉與思家醞釀的惆悵。可我們下一代，這難以言表的憂傷定會冰消凍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聖母雪地殿教堂牆上畫著傳統中國獅子。因為“一國兩制”是《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疊加、拓展和昇華；傳承炎黃熱血的子孫，世世代代，言傳身教，必會彌合距離，同時更努力地搭建兩地的橋樑，為澳門、為國家的繁榮打下堅實基礎。

我忽然記得李莉脖子上依舊戴著鍾愛的十字架項鍊。當初，她每年都堅持回澳參加聖誕節的彌撒。她至今還延續這習慣嗎？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她在橫琴有家，在澳門也有家。她說從不後悔，她愛這一大片土地，不分彼此。

這，就是我們的穿梭天使啊！